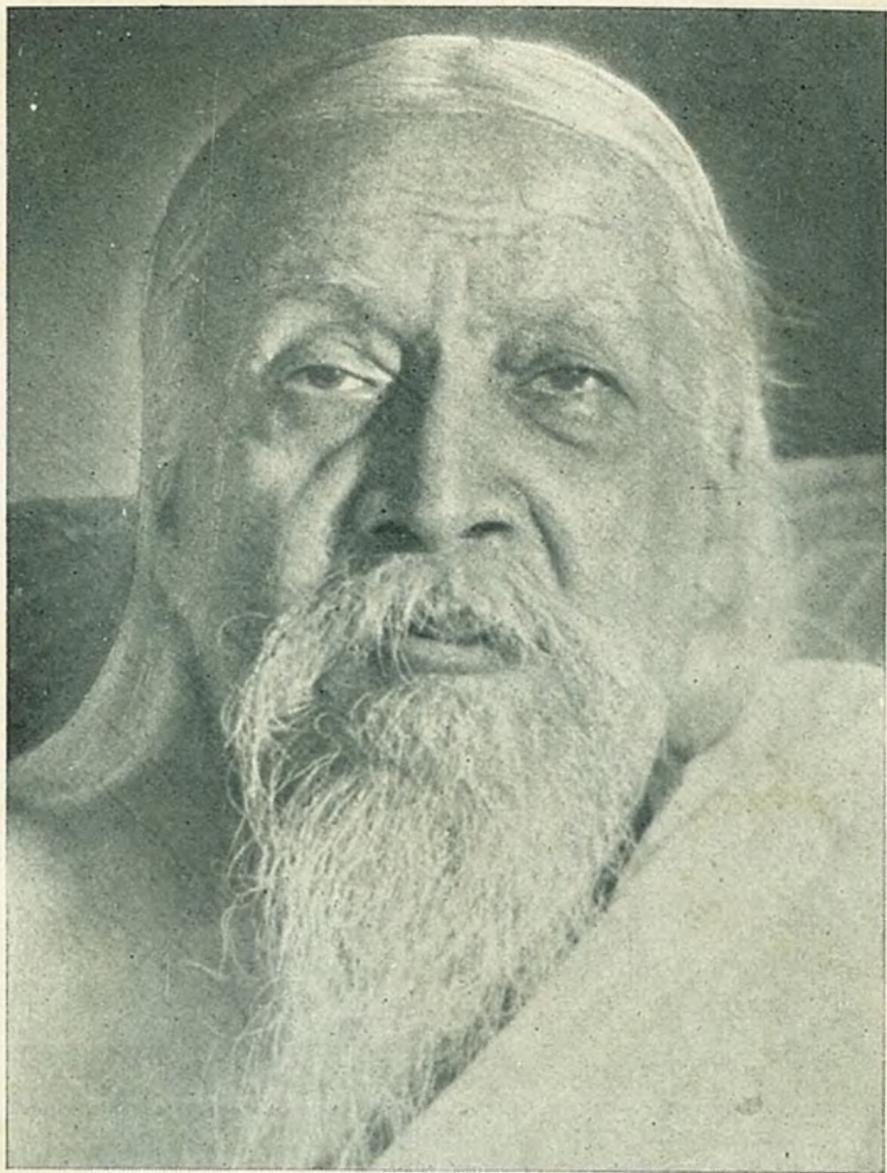


阿羅頻多事畧

徐梵澄撰



香港阿羅頻多哲學會出版



SRI AUROBINDO
BORN
AUGUST 15, 1872

多頻羅阿利室
MAHASAMADHI
DECEMBER 5, 1950



THE MOTHER

氏那密母院

阿羅頻多事畧

徐梵澄撰



香港阿羅頻多哲學會出版

小引

印度當代三位精神學術的巨人，一是聖雄甘地，一是詩聖泰戈爾，一是聖哲阿羅頻多，前面的兩位在二十年間已有不少華文的譯本介紹了。惟有這位早在中年的盛期便退隱到南印海濱的聖哲，比較具體的介紹給華人認識的，就以這本小冊子為開端的第一頁了。

香港阿羅頻多哲學會識

阿羅頻多事畧

Sri Aurobindo

室利阿羅頻多，一代大師，五印尊仰，示寂於一九五〇。春秋七十有八。史晟揚烈，當世能詳。大致為政者美其功業，造士者偉其教化，耽玄者服其道論，學文者讚其詩篇，求神者懷其弘濟，尚奇者蒐其異聞，聲名播於閭巷，學說傳及歐美，在於吾華，知者尚希。夫生民之敝，今世為極。社會窳壞，名實紊亂，綱紀散弛，政術乖張，道德墮墮，風俗涼薄，邪說滋彰，災禍多起，亦無外於印度也。天憫斯民，存濟物命，降生大覺，拯此炎方，於磽确陸隴之陬，產靈芝之秀三；值屯蒙否剝之時，始變爻於革四，炳慧光於昏暗，警霜析於中宵，大旱為霖，濟川為筏，賦之正氣，沛以恩仁，吁可嗟已。夫其早歲從事革命，志在獨立，恢

復邦家。○申大義於劍芒，矢忠貞於寶笈，光昭日月，氣貫山河，奮博浪之椎，飛東海之辯，景從遐集，吟嘯風生。而乃一鍛鸞翎，遂漸鴻影，從此雲靈霧隱，水遠山深，汜南海以無歸，招國魂而凝睇，脫驂頓轡，抱璞含暉，爰至於博類通方，窮神達化。契至真其歸極，與大道而并流，內外交修，顯密雙運。○其顯之顯者，德業巍然，等身著作，承學之士多能言之，其顯之密者，片言尺牘，精義入神，授記弟子猶能存之；其密之顯者，蒙其澤者多能記之，修真之士或能悟之；至其密之密者，人天無以測其微，鬼神不能爭其奧矣。茲就其顯之顯者言之，其為學也，希臘哲學通其源，羅馬史學明其故，印度玄學採其實，歐西文學擷其華；社會科學，多所研幾，世界政情，咸加洞察；旁及音樂美術，多有卓見特識，以至天文曆算，靡不入室升堂，可謂萃古今東西教化之菁英於一身，挹世界二大文化之淵源而盡酌，陶鎔冶鍊，自開新宗，有術有方，亦玄亦史，恢恢乎集大成者矣。

其為教也，纖薄伽梵歌以為經，緝異義諸書而為緯，三性因於數論，八分出自韋陀，以為如如既有，有者奚可非真；法法皆空，空際豈能無實？非內入何由外展？既進化必更前蹤！斯則恆常太一、賦萬彙以呈形；自體光明，同永生而無量。信理智有其分際、惟精神斯可憑依。必也由薩埵以上臻，溯神源而更進，上契『超心』，合符『玄極』，橫斷生死之流，雙超性相之表，然則建聖域為指歸，入涅槃猶餘事耳。其素所開示也，惟依他力，神聖之慈愛是祈；杜絕己私，欲念之紛紜務息。無凝滯於事物，則行動亦即靜修；有勤懇之內求，必自我靈明外朗。貫去，來，今，證真，智，樂。終之氣質於焉變移，轉化莫不成就。是則道無不貫，教無不賅，盡精微致廣大之言，亦至簡易可長久之行矣。夫調心，制氣，出神，入定之術，五印脩之者衆矣；往往弟子與師，俱為未達，如臨深谷，如履刃鋒，一墮勿塗，百牛莫挽，縱有一得，未足揄揚，竟無益于生民。終鮮弘于大道，於是

艾夷蕪雜，廓清本真，有綜合瑜伽之論，則熊經，鳥伸，牛鬼，蛇神之俗，冀其庶乎易焉。而大師固修習瑜伽數十年者也。雷聲淵默，目擊道存，發大全之靈明，奪造化之爐鞴，預知數十年事，洞見垣一方人。○除他身之垢業，解他心之繫纏，使愚者智而癡者明，悍者馴而懦者立，治療沈疴，蠲除疾苦，無俟見人，自然而效。是其密之顯者，然非以自表裸於世者也；其神功默運之端，轉化推移之迹，雖從師數十年者，亦罕得言其故也。獨有四者咸明，了達無礙。同功合德，院母一人。○院母密那氏Mina，來自法國，早年成道，源乎耶教，瀰漫聖涯。○其在學林，夙為作者，文多沈博，藝亦斐如，世界大事，多所前識，預見辛亥革命，早知歐戰當起，遊歷近東遠東，至於瑛地舍里，則低徊而不能去之，以為降世應身實大聲弘之教也如此，且當推及四海，垂於後世，即此海濱一隅之地，將有法侶雲集，而二三枯槁之士，隘棟陋宇數椽，曾何足以待之。於是展其鴻猷，助張道

化，光芒合發，德澤同敷，應品物以流慈，隨根基而示路，當機直指，如響傳聲。乃一手廣闢軒居，擴充道院，敦察膳食，清潔巾單，增設几席，備具器用，振興體育，嚴明訓練，設立學校採購圖書。倏忽四十年間，遠近來皈之士，數近千人，院外之友：不可勝計。遂置平田如千頃，房屋如千棟，土，木，金，石，工場如千所，醫，藥，療，養，之室如千處。紡，織，紉，繡，之閣如千楹，已有中學，小學生數百人，今且籌辦阿羅頻多大學，院母之彫像生祠，立于加爾各答。平時教言，亦嘗裒集成書，譯為英語，甘地嘗讀之歎曰：『此滴滴甘露也！』薊丘之植，植於汶澗，道院分支，所以研究此二師之學理者，遂分設於紐約，孟買等處；信矣神功，難得而測也！愚於大師歿之明年，來遊是邦，則見童髻鶴髮，男女道流，不染塵情，悠然自得，而香花頂禮者，絡繹於途，絃誦聲詩，洋溢戶外，院友之耕耘者，方事其耕耘，畜牧者救其畜牧，陶冶者為其陶冶，樂舞者習其樂舞。

，印刷之事繁興，建築之工畢作。而歐美有學求真之士，時蒞於斯，民族之畛域皆忘，階級之分殊未覩，蓋於人事則凡才亦能展其抱，同時修道則有志咸能得其方，用能安命樂生，欣欣同化也，於時追隨大師二十年以上者尚有八十餘人，負戈從者，能述當年，橐筆門生，猶藏舊錄，輒就所聞，誌其涯略。自惟異邦末學，罕識樞機，曾何足以仰讚高明，傳揚鴻烈。亦遙譯其著作數種，貢我學林。

論曰：夫據亂之世，人心之苦，殊患乎有身矣。天之將覺斯民也，且示以『超心』之人表也。○人類而進化乎，必極乎『超心』之臻至也。○孟子曰：充實而又光輝之謂大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謂神；吾於二氏見之矣，諒哉！

綜大師平生事蹟，可分三時期。

一：教育時期。

二：革命時期。

三：弘道時期。

茲分述之，而繫之以年。雖然，請先略叙其地望世系：

印度孟加拉省，加爾各答城北約十一英里處，有一小鎮，名恪那迦，位於呵格里河西岸，富庶之區也。十九世紀印度偉人，如羅摩克黎史拏，如羅摩漢，皆出生其地，葛施一姓，為當地大族。

祖父學者，為該地聞人。

外祖父為印度國家主義先驅，全印度『梵學會』會友。卒於一八九九。氏嘗有詩紀念之。

父克黎史拏葛施，嘗遊英，入亞柏向大學，得醫學博士學位。歸國後，不為故鄉所容，婆羅門衆不納嘗遊外國之人，必強其行『淨化禮』而後可。不從，遂鬻其故鄉之宅，行醫於外，負盛名。常居科那城，該城有中學紀念之。一八四

〇至一八九二。

長兄名彭諾夷蒲商葛施，為文官。

仲兄名摩樂摩漢葛施，為大學教授。

大師為克黎史孛敦之第三子。

妹名薩羅吉尼葛施。

季弟名巴林陀羅葛施。

姊妹凡五人，後皆成名。

第一 教育時期

壬申——一八七二，八月十五日午前五時，生於加爾各答。

丁丑——五歲，隨二兄讀書於喜瑪拉耶山麓，大吉嶺羅連多道院小學，凡二年。

假則歸科那。

己卯——七歲，隨父母及二兄一妹往英國。居孟却斯特英人德列維特家。

德列維特，拉丁學者也，教以拉丁文，英文，其夫人則教以算術，歷史，地理，法文等。

是年，父歸國，母留居英國，弟巴林陀羅生；其母次年始携其弟妹歸印度。

甲申——十二歲，時其二兄皆讀書於小學，氏則未嘗入學校。是年，德列維特徙居澳洲，乃以三童托於其友名阿克樂夷德者，此氏之又名阿羅頻多阿克樂夷德葛施之由來也。寄居於德列維特氏時，其父年致金三百六十磅，為三子教養之費。

乙酉——十三歲，往倫敦考入聖保羅中學。校長嘉其拉丁文成績之佳，親教以希臘文，奇敏，旋入高班。其他功課考試，得獎品甚多，課外則博覽歐洲

文學名著，乃學德文義大利文，亦略學西班牙語。始學為詩。時父或不以時寄資，故讀書殊辛苦。

庚寅——十八歲，入劍橋『國王大學』，以希臘，拉丁文成績優異，得高級古典文學獎金，年八十磅。又得印度公務人員儲材補助費。然大學費用，時或不足也。始學梵文及孟加拉文。

壬辰——二十歲。儲材補助費停止，當參加印度公務人員考試，諸科皆中程，獨騎術一科不赴，落選。蓋非其志也。後若干年，其友嘗詢以此事，則曰：『此為不顯達父命之惟一方法耳』

癸巳——二十一歲。至是讀書於倫敦為第九年，二月歸國。登岸時覺胸次大沈靜，蓋繚經之徵也。先是誤傳阿羅頻多乘船歸國，船破于里斯本附近海岸，父病，聞訊增傷，旋卒，不及見。而其所乘船固久後始啟程者也。

是年，始為巴洛達土邦文官。由此居留是邦者，凡十三年半。

據其兄之記述，則氏童時極溫良可愛，然氣性特強固。一家兄弟姊妹，皆和好雍睦。大學時與同學數人組一『蓮花劍學社』，議論國事，然該社不久分散。其父雖欲其全受英國教育，然亦數數剪印度報紙寄之，多記當時政府不公平之舉措云。

第二 革命時期

第二時期，方值英年，全部接受本土文化，又參加革命，為秘密結社之魁；而堅志求真，終於證道。

癸巳——二十一歲，始為巴洛達土邦文官，於倫敦時已受聘者也。任務清簡，乘閒研習梵文及本國諸方言。

甲午——二十二歲，始回孟加拉省親，其母幾不識之矣。

秋間，撰文批評孟加拉文學家邦金之著作，蓋時已熟諳本省語文矣。而自上年以還，時時為孟買報紙曰『印度之光』者撰政治文字，言論頗激烈。嘗以為至誠即力量，而國民大會領袖之流，多非至誠謀國云。

乙未——二十三歲。始教法文於巴洛達大學，每週六小時。時時寄資于母及妹，其長兄已為卓畢哈土邦文官，然用費多；其仲兄雖為教授，而已婚，家用甚繁，皆未能寄資奉母。

己亥——二十七歲。為巴洛達大學英語正教授，假中輒省母，數年以來，自奉殊菲薄，而治學劇勤，購書常大件車運。至是已完成梵文二大史詩之英文譯稿（即摩訶婆羅多詩及羅摩衍那詩也）。當代名譯家杜德讀之，慨然曰：『讀君所譯，乃悔余所出版者矣！』

庚子——二十八歲。巴洛達大學校長請於邦王，聘其為該校永久教授，邦王許之。

。然時時謔以婁事。——是年，遣巴洛達軍中一少年名查丁者，携革命方案往孟加拉，延攬人才，募集資金，準備起事。

辛丑——二十九歲，以印度古禮與密藍里尼氏結婚，後若干年，其友問之曰：『君既自知當處革命中心點，又何為而結婚耶？——此問君不欲則不必答我也』。則曰：『我當時自以為猶將以學術終身矣，何礙於結婚耶？』婚後數年，氏以革命奔走四方，而夫人亦從一女道師修道去矣。

是年弟巴林來依，因授以革命方畧。

壬寅——三十歲。假中遊密得那坡等地，聯絡革命志士，立誓結盟，在加爾各答與密悌爾誓，後此人結合革命青年達數萬人。在密得那坡，與赫乙摩昌德羅達斯誓，則手薄伽梵歌一本，劍一柄，誓其不顧任何犧牲，當為祖國爭獨立自由，不洩秘密云云。暗中立於孟加拉省之革命中心點六處。

蓋秘密結社之事，由來已久，氏之祖父，亦締造秘密會社者也，詩人泰果爾嘗加入之，頗皆少成效；獨此時則彌漫全國，革命情緒因而高張矣。遣弟巴林往加爾各答，佐助查丁之事。

癸卯——三十一歲，往加爾各答，調解諸派之爭。時巴林組織青年學生，教以柔術擊劍騎馬等事，而查丁則加以嚴格軍事訓練，巴林時不以為然。氏因仍使查丁繼其事，而以權歸之於所組最高幹部五人之委員會。及氏返巴洛達，該委員會又無形解散。小革命團體正多，意見殊難一致矣。

四月與邦王同遊喀什米爾，於商羯羅阿闍黎廟，忽體悟一宇宙之大空寂境。

甲辰——三十二歲。參加孟買國民大會。

始精修瑜伽，晨靜坐三小時，暮靜坐二小時。平時每日寫英文詩或十行

或八行；至修習調氣之術後，神思大朗，半小時可為詩二百行。由是記憶力大增，靈感奔注，體魄強健。

九月，任巴洛達大學副校長職。

巴林入印度中嶺山脈，覓地為黨人建立一『印度母國』之廟，染疾而歸。假中頻往加爾各答，接見重要革命領袖。

乙巳——三十三歲。四月至九月，代理大學校長職。冬間，密遣青年赴歐洲大陸，學習軍事，及製造炸彈等術。時仍修習瑜伽無間。

丙午——三十四歲。二月，往孟加拉。時省中愛國運動大起，蓋上年九月，總督有分孟加拉為兩省之議，全省面積約十萬六千五百方英里，印度教徒千二百萬人，回教徒千萬人，劃分兩省，於行政為便云。而愛國份子反對之，有抗議，絕食，遊行，焚貨等運動。至是而愈演愈烈。後總督以他事

罷去，而該案亦無形稽擱。

七月，往加爾各答，為『愛國日報』（此報之名直譯乃『敬禮母國』）編輯。以與巴洛達之關係未斷，請停薪之假一年。主持編輯之事，則不出名，而組一委員會尸其責。若有訴訟之事，則可由會中任何一人出而應之。如是而工作進行，可以無碍。八月，就孟加拉『國家大學』校長職。先是加爾各答大學，以愛國運動事故，開除學生二佰餘人，皇皇無所歸，遂有人捐資十萬盧比，建立此大學容納之。校長薪俸，月纔百五十盧比，約當巴洛達月薪五分之一。自以組織大學之事屬之他人，而暗中從事結社等事。

十月，積勞致病，發高熱，居留外舅家醫治，漸愈矣；強起治事，十一月而病復發，遷地德阿迦療，十二月稍痊。乃參與加爾各答國大黨人大

會，極力調和急進緩進兩派之爭，重要政治方案乃得通過，黨人始以『國家獨立』一語為目標。

是年，初與詩人泰果爾為友。

丁未——三十五歲○春間居德阿迦療養。

自氏編『愛國日報』以來，一紙風行，七月乃有星期增刊。常時倡論自主政府，國家教育，抵制外貨等事。主張消極抵抗，如訴訟不入外人法庭，讀書不入外人學校，不納賦稅，以至於應當違犯不公平之法律等，為甘地運動之先驅，四月間撰社論十餘篇，專事分析『非暴力運動』（即『不害主義』）與消極抵抗不同之處。○凡此猶皆和平之言。○又時復昌言惡勢力過強，不得已而用武，乃勢所必至。○如大梵仙人修道時，羅刹等滋擾過甚，亦不得不藉刹帝利人之弓箭射殺之云。○又暗示其激烈手段為合理。

其持論多類此。當局數度搜查該報館，館人離散，氏從德阿迦來重復組成之。政府累欲伺隙中之以法而未得也。○七月杪，以該報登載『印度人之政治』一文，違碍當局，政府遂下令逮捕，旋交保釋出。以訴訟關係遂辭『國家大學』校長職。○辯護理由，則該報原係轉載他報文字，責有攸歸，又查報館簿籍，則氏以八、九閱月之期間，僅有稿費五十盧比，則與該報之關係殊屬輕微云。——從來秘密撰論，罕為世知，至是而名乃大著；泰果爾之『敬拜阿羅頻多』一頌詩，作於此時。○十二月，秘密社會中人謀刺孟加拉總督，擲炸彈于其所乘火車，未爆。○十二月末，國大黨人開會于蘇拉，急進緩進兩派大訖，會議破裂。開會前後，氏奔走各處演講，疏通諸領袖意見。○

戊申——三十六歲。頻年從事革命，未遑修習瑜伽，至是年正月初，乃訪得一瑜

伽修士名李黎者，同習靜坐，三日而諸念皆寂，視萬事萬物在一超上大梵之宇宙真性中，有如幻相。適孟買革命團體邀請開會，因約李黎同往。會當演講，因問李黎曰：『余諸念皆寂，何由演講耶？』曰：『汝禱告可乎？』曰：『我禱告亦不能矣。』李黎曰：『第前往，我等為汝祈禱，汝禮大會群眾已，自有言可說也。』乃往，中途瞥見報紙一行大字標題，開會時，忽憶該一標題，遂發揮其義，言論乃滔滔而出，然其心中一玄默至寂之境，亦未嘗失也，秘密接見卓達羅溥藍尼於巴洛達，口講指授。凡三日，教以革命方略，後來該人領導戈遮羅地方之愛國運動，雲飛風起，皆氏發其端之力也。

二月間，巴林邀李黎往加爾各答，授青年以瑜伽之術，李黎始悉諸秘密事，因語社中諸人，謂『暴動暗殺等事，不能與精神修持同時並作也，

適足以促敗亡耳』，巴林等人不從，已而果有五月之變。

李黎別去，氏因請開示，李黎乃詳說此後修為之方，氏因偶說其心中湧出一咒，李黎忽止，問『此後可否全依授此咒語者耶？』曰：『可』曰：『是則無煩我多言矣。』四月，黨人擲彈刺地方法院院長，未中，誤殺英籍夫婦二人。

五月，居加爾各答，時秘密結社事機不密，五日晨醒，則警探布滿其牀前矣。同時前後被捕者，其弟及其餘革命同志三十四人，另一系九人，全國譁然。

此次被逮時，搜去所譯史詩稿件一大箱，該稿至今遺失。

公訴始於五月十九日，其妹薩羅吉尼，始申訴國人籌款，謂氏已誓身許國，平時未蓄一文。訴訟費用六萬盧比。——此即著名之亞里坡炸彈案。

件也。審查事物四千件，證件三百餘點，傳到作證者二百餘人，八月愛國青年殺作證舉發者於醫院中，旋自縊于獄。由是諸人皆分別監禁。審訊年餘始竣。

氏居獄中時，日唯沈默，唯聽其律師達斯辯護，寂無一言。但讀薄伽梵歌及諸奧義書，精進無懈。一晨，忽然開悟，見圓牆內外，處處皆是渦蘇天，一隙一塵，光明輝赫，一草一木，笑顏熙怡，喜悅充於囹圄，至樂溢於肺腑。初疑幻相，久知不然，從此無疑，了然明徹。偶爾集中思念，自問昇舉果有其事耶？忽覺此身上舉，畧畧觸及地面，而浮空趺坐者久之，亦未嘗用氣力也，此後在定境中，聞維衛迦難陀親為說法，解釋一修持上之幽奧問題，凡二星期，疑釋而其聲亦寂。維衛迦難陀者，羅厚克黎史拏之大弟子也，為大瑜伽師，去世未久，有名歐美，今有演

講集十餘冊行世。又嘗試行絕食十一日，僅體重減輕十磅，而心境泰然，不施膏沐，而長髮極柔澤。

己酉——三十七歲。

是年二月，刑事檢察官被刺。

四月十三日，陪審官二人宣告其無罪。達斯律師最後一辯，極為有名。五月九日，判決無罪，乃出獄，餘三十餘人被判罪輕重不等。

氏時沉默幾一年矣，出獄時謂其弟巴林及製彈學生烏拉斯加曰：『汝等監禁而已！』乃次日皆判絞刑，後上訴至高等法院，九月，減為有期徒刑二十年，流放安圖門島，後皆不及期滿而獲釋，如其言。巴林出獄後，撰『流放中之經驗』一書行世。氏嘗謂人不可作預言，此乃人性上之弱點

云。

時愛國運動銷沉已極，乃依其從姑而居，仍在加爾各答，姑丈則以愛國運動亦繫獄于阿格羅，後竟殉國。乃獨自發行英語『行業瑜伽』週刊一種，孟加拉語『達摩』週刊一種。

五月在烏達羅坡地方演說，歸革命事業于神力，聽眾萬餘人，演詞極有名。

七月，得女革命家而為大修士黎末蒂多之密訊，政府又擬中之以法矣，勸其離印度暫避，氏曰，『余發表一文，可以免也。』乃發表致國人書，陳六事，一曰：用和平手段，堅忍，守法，自助，作消極抵抗。二曰：充分接近緩進派，組聯合國民大會。鑒于蘇拉會議之分裂也。三曰：不合作，不受政府管制。四曰：繼續抵制外貨。五曰：推愛國運動至于外省，期遍全印。六曰：立合作社，不違法律，而使工人自助，收國家進

步之實益。——已而聞訊，當局讀此一文，果取消逮捕之議矣。

九月，主持呵格里區（包加爾各答城）地方政治會議，時緩進急進兩派水火，多因氏斡旋其間，遂未至決裂，通過要案多起。

是月，又參加全省政治會議于巴利薩。

庚戌——三十八歲。

正月得密報，警探正嚴密注意其行動，查鈔其往來信件。

二月，暴動暗殺之風又熾，主持愛國運動者，往往不能禁，月杪得實訊，警探正來搜查週刊社矣，乃避地法國屬地昌德那歌，凡四十餘日專習瑜伽。以週刊事屬之黎未蒂多。

四月四日，乘海船潛抵南印度屬地琿地舍里，從此脫離實際政治，終身不出。

第三 弘道時期

第三時期，自庚戌隱居，迄庚寅順化，（一九一〇至一九五〇），四十年之間，皆隱居瑛地舍里，其間事蹟，多非外表可見。初來，生活艱苦，居常一桌二椅，亦無僕役，徒衆四人而已。嘗秘密絕食二十三日，而日行瑜伽，散步，寫作等事如常，身心皆了無變化。至第二十四日復食，即進常量，亦無增減，在常人久禁食而復食，必始進極少量也。壬子年，印度政局緊張，當局時時欲枉加之罪而繩之以法，顧地屬法國管治，法國人士素重民主自由精神，不肯引渡政治人物，于是有人暗中設計，欲以勇士得聞劫持之離境矣。氏時危樓獨處，門徒得密訊，則日夜持武器在樓下室中守護之。久後其事乃已，蓋設計者為地方霸徒，其敵黨以選舉弊案控告之，政府已下令逮捕，聞風而逃矣。癸丑，有來瑛地舍里療養肺疾者，求氏之精神佐助，其庖人亦孟加拉人也，因為氏治饌，久之，與諸人皆相

得。相處半年餘，庖人求代，始自白其為政府密探，獻其所得資，懺悔流涕而去。由此可見氏雖隱秘僑居，而政府當局，固時時伺察其動靜也。甲寅，第一次歐戰起，政府頒布緊急法令，時僑寓法屬地之革命志士，人人自危，多思逃往域外者，氏獨泰然不為所動。然有旋印度者，即以緊急措施而被監禁，四年始出也。是年三月廿九日，法籍院母密那氏抵瑛地舍里。

八月所編英文月刊『阿黎耶』者出版，該刊物繼續八年之久，其傑作如神聖生命論，即在該刊所發表者；乃平生學說之所寄託。其文後皆集成專書；此即俗所謂個人雜誌者也。繼之者，則為『前進』雜誌，則諸門人所編者，發揚本師學說而已，至今猶出版。與『阿黎耶』雜誌同時發行者，有法文之『大綜合雜誌』，內容多譯自『阿黎耶』，然七期之後不繼。

甲子，（一九二四）院母始每日為院友祝福。每晨院友趨前一見，賜花一朵，此事至今卅年無間。

丙寅（一九二六）五十四歲，氏乃隱居一樓，除院母外，世人皆不得見，大小院務皆託之。○雖弟子有問，亦以書札。然每年亦四次受謁，諸人魚貫過其前，一禮而退。從此二十餘年，足不下樓，以至入殮而歸土。

甲戌（一九三四）六十二歲，甘地南遊，欲來瑛地舍里，氏馳書謝之，不肯見。○書在郵局稽遲，甘地未及知也。○及至，乃遣門人往謝之，終未相見。○甘地在被刺前數月，有書至某修士，盛讚道院工作云。

晚年，著論稍多涉及世界局勢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方起，乃斷言軸心國必敗。○時印度革命領袖鮑斯，欲藉軸心國之力以解放印度。○氏曰：『此人無望矣！與阿修羅為役，何可救哉？』鮑斯旋于戰時飛日本，機焚殞命。○大戰告終，印度瀕于獨立，時有克里蒲斯和緩使印度自立方案，當局猶豫未決，氏遣弟子往德里說甘地諸人接受之。○使行，則曰：『此亦所謂無願望之行業矣！』蓋預料其無功也。○已而印度全部獨立，然氏于若干年前，已說印度當不用武力而得解放。○人問之，則

曰：『汝何知！得解放而後血流全印度矣！』人怪其言。旋有印回相屠之亂，遣使，蓋有見于機先，欲泯除大亂于未發也。韓戰起，有答門人書，謂共產主義勢力，倘不加遏止。則印度可危也。若此之類，蓋雖隱居以求其志，不見凡人，而綖綖故宇，殷心于轉化人間，未嘗一日忘情于天下事也。

庚寅之冬（一九五〇年）七十有八歲，微微不愈，始將平生所為長詩（Savitri）一卷定本，口授完畢。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最後一次受謁，十二月四日，諸病象皆已，起坐，有侍者始敢問曰：『老師不用自己之力，除此病耶？』曰：『不也！』問曰：『何以不耶？老師不用自力，病何得而愈耶？』曰：『不可說也！非汝輩所知也！』遂寢。○以次日晨二時示寂。天竺之俗，人歿不得過四小時，即當火葬，獨瑜伽師不得火葬。大師示寂之後，容顏煥然如生時，若神識之猶駐者然。十二月九日暮，門人始殮而葬之院地。於時五印摧悲，退方震悼。嗚呼！卓已！

版 權 所 有

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十月一日
一千九百五十四年十月一日
初版

定價每冊 港幣十四安那 Price 14 as.
港幣一元

撰 者： 徐 梵 澄

出 版 者： 香港阿羅頻多哲學會

香港亞力山大廈一—二房

總批發處：

南印度旁地奢里
阿羅頻多哲學院
SRI AUROBINDO ASHRAM
PONDICHERY, INDIA

代 理 處：

香港荷理活道九十八號
東 亞 書 局

電話：三八一—三三三

承 印 者：

明 生 印 務 公 司

香港中環卑利街六十九號

電話：三一—三五六